勉行堂文集

勉行堂五經說序引

古歙程魚門先生先君子執友也於學無所不通早歲窮經爲詩古文不傍門戶卓然必軌于中正乾隆乙酉懷玉年十九應試京兆時先生官中書舍人與先君子同寓於宣武坊南之一經齋每有所作輒以相質嘗爲先生作投桂林相國五言百韻邀許可是秋落解南還先生以詩送行慰勉備至至今五十年此景依依猶在目也庚子春懷玉由召試一等得入內閣是冬入都以通門子修後進禮先生一見甚喜勤懇之意見於辭色因得備悉微旨

學故嗣後諸老猶有文酒之會嘗預末座時先生詩已刻一帙文則欲假抄而未果辛丑冬畢湘衡尚書巡撫陝西知先生貧自秦中作書相招欲往而未果初先生艱於息已立兒子瀚爲後至是舉一子長年同人作詩賀之以長年二字爲韻未幾懷玉乞假南歸迨癸卯冬入都先生則於前一月已赴畢尚書之約明年夏殁於西安節署是歲懷玉亦奉先宜人諱以後人事乖迕兩家之消息遂無由互達矣嘉慶癸酉余主關中講席之二年時已久娶未暇忽有款門通刺者則先生之嗣子瀚也坐定問訊則以縣丞需次

陝西時方從里中來而長年且早得瘋疾而癈矣自此數數過從每以家貧無力不能襄刻遺稿爲歎先生於五經皆有撰述易有知旨編書有今文釋義詩文解畧詩有毛鄭異同考春秋有左傳疑疏禮有禮記集釋今俱在其門生謝祠部振定處前刻詩賦已沒於水詩文全稿則畢尚書督許代刻後竟失之遂不可得然若畢所餘及說經之書倘有數十百卷非大有力者無能爲役先生于世詩名最重人慕先生詩過於慕先生文而說經之書則鮮有及者誰所託愈高則知者彌寡也乃告瀚曰裒輯先人意圖甚詳

然羸弱之子欲與賁育鬥勇勢有不能無已爲先路之導而使後有所繼耳故與其刻詩莫如刻文與其刻文莫如刻說經之書說經之書多則請先刻說經之書之序使世有同志見之安知他日不爭助剞劂由經及文由文及詩以復大觀而成先生之志乎愈日善遂述其言於前俾且記夙昔見知於先生者以志歿存之感焉

嘉慶十九年閏月武進後學趙懷玉拜序

處彌書叢秀之中談丹鉛點勘之業詳矣然而性之所近樂或忘疲吾儒所謂獲心我佛所謂結習也世犖夙耳魚門太史名洎來關中與戚鄉大令以新梓勉行堂詩集見示因得卒業旣而令嗣約泉貳尹又以文集刊成屬爲讐校開函朗誦掩卷長吁憶昔挾策都門假館椒花吟舫朱笥之太僕亟言先生務長一尺目炯雙星撚髭則放我咯忘揮毫則羣才斂避顧竊知先生爲詩人而不知爲經之師也竊知先生以詩窮而不知其文之富也惟是論易則力推輔嗣論學則平視象山讒似近於調停說頗需夫質證而如世犖者束羣書於高閣絆五斗於衢途老尚折腰塵全眯眼盡漢儒宋儒之界奚任督鄭息朱學陸學之爭媿非老吏然則九原而可作也微斯人其誰歸兩端其待叩乎恨吾生之已晚矣時嘉慶己卯冬十月臨海宋世犖識

勉行堂文集序

吾鄉程魚門太史才名滿天下時賢如陸耳山嚴冬有袁簡齋曹習庵諸前輩相與欒策靈機舒闡繁辭擷蘭圃之芳蕤弄珠池之紅藕以是宇內士大夫識與不識靡不奉為詩人歲丁丑予由京秩出守延安先生嗣子瀚以籌次來謁一日出先生所著勉行堂文集乞為序予受而讀之既卒業喟然歎曰先生之邃于古文至此乎其論經義也探原而得其閒其論史事也抉要而燭其微其辭不具論如書後漢書後曰東京士習之醇由西漢所釀成明季士習之盛皆程朱之蘊發書王涯賈餗傳後云涯餗于富貴二字外絕無所知使當太平無事亦不過如張禹孔光竊取祿位及有故而覆宗非天所惜也明儒學案跋云明之亡由其君不親政事秉政者不恤民隱士大夫畢于鄉里

驕佚之氣釀爲禍亂非講學之過嗚呼此非先生卓識題論乎正學論凡七篇一一切中利病如曰士君子講求正學弗事空言又曰喜怒哀樂之中節此情之本乎性者如訓情所不得已順之勿逆之則嗜欲橫决嗚呼此非窮理盡性之旨乎又曰今之學者得古書片言必寶而錄之坐論必爾雅說文廣韻諸書考據必旁及金石文字訂日月校職官証瓚事其于制度云爲安危治亂之旨則爲僻齪小夫此不足以發聾啓聵乎夫詩以不切者爲陳言曼衍無當爲卮言今先生以邃古之學發前人之奧變啓後學之津梁爲文若此區區詩人云爾哉雖然天籟而有風霆也地籟而生衆竅也人籟之發于詩猶是也自喜歷于二典後此以有韻者爲詩三百篇列于六經以發乎情而止夫義爲準詩與文無二義也杜工部世稱詩史白太傅詩卽諫

書如萬斛之泉隨地湧出何詩之非文又何文之非詩也則即以先生爲詩人也可 鴻城館晚陳鍾麟謹序

刻魚門先生勉行堂詩集既竣令嗣約泉又出先生文集見示公餘紬閱見其援引精博議論名通益信才大者無所不可也夫自詞章考據分爲二家別戸分門囿其識陂之拘亦其才之有所不逮耳而近時注疏學行又爭與宋儒樹旗鼓徒使沾沾帖括之士望洋自阻似此而欲闚古人之藩籬難矣惟先生獨能兼而出之酌而平之何可令其集之勿傳也會韓城冀大令咸陽吳大令儀雅好學醵貲續付剞劂公諸同人讀是編者亦可以知先生之不僅以詞章鳴世矣嘉慶庚辰正月廿又一日

館後學鄭廷楨謹敘

勉行堂文集目錄

卷三

卷四

卷五

古歙　程晉芳　魚門

正學論一

士生三代以下不獲親承洙泗之微言與冉閔游夏之徒絃歌講肄其間誠足恨矣而九經具在四子之說咸存凡爲學之次第咸可考而知也況兩宋以來諸大賢程功序進之方修己治人之法不爽毫釐而爲學者多忽之何也夫古人爲學皆用以自治其身心而識不廣聞不博則何以講求于三才萬物之故以得其序而證其是非而反之于約藏之于密以之應家國天下事而出之吾心而裕如乎哉然則處則爲大儒出則爲大臣未有判事與心爲二判學與行爲二者也由漢及唐孔孟之眞傳不顯而學行合一然與古合者亦代不乏人及宋賢出而聖

學大明修齊治平之理較然爲一如周程張游楊李朱子諸人旣小試之事而無不治矣使大用之而有不勝任者哉自是以降守程朱正脈者四百年中且數百人其尤著者數十人其立身行事皆所謂俯仰無愧者而其末流亦往往有迂拘濡滯之誚此則學者不及之弊而非孔孟程朱之過也而世之人輒以程朱爲迂緩之儒作嚆矢何哉見曹馬之受禪則怪堯舜之開先噲朏允之竊名則譏巢許之作始不已過乎今海宇清平上所操八柄八則以馭下者恐本孔孟程朱之理而士大夫之處心積慮未見有盟幽愼獨之人何其與上之所望者相戾也豈以程朱爲不足學乎生太平極治之時而偭惚縱誕以通倪爲高其風將何底乎士大夫民之的也而怨怨如是將何以作民氣乎夫爲人所不能爲而克紹前緒斯

謂之賢豪刱往哲未逮卽以我
朝論潛庵稼書伯行諸公距今才數十年耳其流風餘韻猶有
及見之者蓋不獨私淑已也余故欲士君子講求正學勿事空
言以蹈古人踐形惟肖之義有作之必有應之庶足以輔
國家協和之治于無窮也

正學論二

或問于余曰程朱果得孔孟之眞傳乎余駭然作曰子之言奚自而來耶雖然有自由明以來顯與程朱爲難者多陸王之徒此各是其師之學不足計也我

朝顏息齋曰鑿闖獻之亂求其故而不得乃歸咎于講學以爲程朱之學非孔孟之學學者但當從事于實際不得高言性命徒付空談而其門人李塨剛主力闢其傳別注四書自謂直接孔孟望溪方氏爲剛主作誌銘固已詳論其弊矣近代一二儒家又以爲程朱之學即禪學也虛靈不昧以復其初非二氏之說乎教人靜坐見佛即拜調息坐功非二氏之學乎且延平朱子入手皆從內典久乃自返而禪根未脫雖與陸氏爭辨實亦一陸氏也嗚呼凡斯之說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知其一不知

其二使此說行其禍又在楊墨釋老上矣夫虛字出自周易靈字出于尚書雖易以受人爲訓而靈有訓善之文要之人心本虛理以實之靜虛動直本乎无妄之旨故能茂對時而育萬物也佛氏以心爲虛靈本自不錯由其守定此虛靈之心不着實際專愛已以忍人乖逆倩而拂性此其所以大倍于儒也至若復初之說則易卦可尋豈釋氏所創乎寶玉大弓忽焉盜竊及其既得則依然內府之寶而謂既經盜竊遂職汚棄之可乎至延平朱子初未嘗不究心釋學知其不可信而從周程正脈以上契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傳皆足踏實地絕去空虛窅渺之談由格物致知以期底于明體達用如是者而目之曰禪非所謂以不狂爲狂乎且見佛即拜隨地坐敬也教人靜坐似收放心也三代以降之人受氣漓薄用胎息法以養其身使精

神充足以衞道夫何疑焉以此而議程朱是猶鷃雀嘲鵬也近有人謂孔子不輕言性而朱儒好言性以此爲異乎孔氏之學又謂人之爲人情而已矣聖人之教人也順乎情而已矣導性而卑情即二氏之術也夫子罕言性非不言也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則亦有時而聞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非孔氏之書乎孔子三傳而中庸出焉四傳而孟子出焉言性言天不一而足不指爲程朱之開先而轉咎程朱爲刱始乎且所謂情者何也使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依然情之本乎性者也如曰吾情有不得已者順之勿抑之則嗜慾横決非始于情之不得已乎匡張孔馬怵于時勢而諂隨馬融蔡邕迫于威力而姦佞亦可以不得已諒之乎噫士君子束髮讀書耶至頭童齒豁不能辨學之眞僞而工爲異說者甘惑世以誣民淆于怪

論者又失心而熒聽學術何自而端儒行何從而正乎

正學論三

昔呂留良有私憾于黎洲注釋諸書力攻陸王之學而陸清獻爲一代大儒亦過信陳清瀾之說附和呂氏于是海內士大夫以宗陽明爲恥而四十年來並程朱之脈亦無有續者此則非愚意料所及也夫陽明之學本于象山其爲流弊至使人自非其心束書不讀非其近禪之過乎然遂指陸王之學爲禪則愚不敢也蓋天下事視所歸宿而已矣二氏之學不事君親絶遺人事爲陸學者如何心隱李卓吾爲人口實者固有其人而末流如蔡維立金正希黃石齋劉念臺諸人其清忠大節足以狀維八極而謂二氏之教有是乎然必欲合朱陸爲一而以爲皆可學則又非也詩家有李杜而杜可學李不可學縹緲而蹈虛高明之極所謂學我者死也文有八家而歐曾可學三蘇不必

學氣息粹和平故也學亦有正脈焉儒脈爲以陸王爲洪水猛獸攻之不遺餘力是儒家惡習不可蹈也從而學之則過也宗程朱不攻陸王者于潛庵湯子有取焉且非惟陸王不必攻卽二氏亦無煩指駁也方唐之時視二氏與孔子等昌黎大聲疾呼發聾振聵而天下之耳目一新此其不朽之功也由宋以來諸賢辯別黃冠緇流之弊詳矣今海內雖特無眞儒亦且無眞僧欲祛二氏非歐陽之本論不可也江泌徐孝克雖事佛者不能不謂之孝子顏魯公文文山雖事佛語不能不謂之忠臣士有學爲儒先汲汲攻擊二氏亦近于習氣未化也然則守程朱之正脈自治于衾影幽脩之中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措諸事而正脈之行而利余深有望于世之爲學者焉而非已之所能致也

正學論四

古之學者日以傳今之學者日以愚古之學者由音聲訓詁之微漸臻于詩書禮樂廣大高明之域今之學者琐琐章句至老死不休何雅俗大小之不同也且海內儒家昌言漢學者幾四十年矣其大旨謂唐以前書皆寸珠尺璧無一不可貴由周以推之漢由漢以溯之周秦而九經史漢注疏爲之根本宋以後可置勿論也嗚呼爲宋學者未嘗棄漢唐也爲漢學者獨可棄宋元以降乎然而學士大夫相率而趨同轍合塗莫有異者何也余嘗靜而思之有二故焉曰天也人也天之道氣運往復而已矣自明中葉以後士人高談性命古書束高閣飽蠹蟫其所教人應讀之書往往載在文集眞所謂鄉塾小儒抱兔園册子者足令人噴飯也物極則反宜乎今之儒者得唐以前片言隻

字不問其理道如何而皆寶而録之討求而纂述之此非往復之道乎若夫人心之巧則又有暗與事合者唐以前書今存者不多升高而呼建瓴而瀉水曰我所學者古也致功既易又足以動人若更浸淫于宋以來七百年之書浩乎若涉海之靡涯難以究竟矣是以羣趨坐論必爾雅說文玉篇廣韻諸書之相觸角也必康成之選言服虔賈逵末緒之相討論也古則古矣不知學問之道果遂止于是乎又其甚者因考據字義而旁及于金石文字夫金石文字之足以資助史學夫人而知之矣然不過訂日月校職官證瑣事而于制度云爲安危治亂之端其所驗者終小歐陽子固嘗篤好之然亦其才力有餘偶一旁及耳迨趙德甫而所見益茂矣人之精神詣極果能如歐陽子邱抑將以趙氏自限也勞勞終日惟外之求而不知身心性命之

所在試之以事而顛頓花昧鮮不隕越臨之以恐懼患難而失所操持由其玩物喪志在乎時故了無肆應曲當之具以此為儒果足為程朱供拚掃役乎然則有志之士必不為俗拘不泥古不遺今博學而反求諸約養心而不蔽于欲卓然為儒大宗豈必專守一家蒙𣚍𣚍小夫之詣哉

正學論五

有儒者有學人儒者讀書不過多而皆得其精以內治其心外治其事學人旁搜博覽靡所不通而以經史爲歸則適用而已儒者學人合而爲一則爲大儒世不多覯也

國朝以來有三儒焉曰湯文正斌陸清獻隴其湯文定名時清獻之立朝治人可以無憾矣所微惜者攻陸王太過猶沿道學習氣也若潛庵有實則昭昭乎與日月並行玉粹金聲吾無間然矣而或者猶恨二公著述不多無以輔翼經傳夫顏淵仲弓之賢固嘗有著述耶必經傳輔翼而後稱賢則匡衡馬融爲賢于龔舍王烈耶三大儒之外有三學人焉曰處士顧亭林炎武黃黎洲宗羲大學士李安溪光地安溪之學爲最醇仕太平之時事

仁聖之主其所施行皆有用無弊而人不以大儒歸之者以其心術之微多作用也亭林黎洲博極羣書其于古今治亂興廢得失之數皆融貫于胸中因筆之于書以爲世世法然亭林生于明末目擊寬弛之弊思以嚴厲矯之說近申韓幾不自覺使其術行必有磽确不安處幸而不試故人讀其言而要之不可盡廢在善所用之而已黎洲于出處進退大端言之可謂確矣而其主意以爲不封建不井田則世不可以治此則迂生習見不宜出于學人之口爲有經天緯地之才而不能達權通變者乎前乎三人者有程雲莊爲金正希蔡維立之師也當時如念臺石齋猶皆尊服之謂是三代以下第一人鼎革之後逃于禪今其書具在其高明廣大之識信乎爲曠世材而舉拂淸言誠譏二氏究適依其門戶宗事儒者亦已衆其大端實皆不世出

間一見焉而其歸也不必由川以達海豈不重可惜乎今之學者不必求爲過高之行亦無煩多讀未見之書惟是行已有恥自盟幽獨之中孝弟慈惠以自將希賢希聖不躐等以進則亦庶乎其可矣

正學論六

禮稱師嚴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業荀子謂師有四術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不陵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周子曰師道立而善人多天下未有無師之學也漢以下訓詁相傳已異乎孔孟之授受矣然守其專家不敢倍師一字雖拘執是病知古道之猶存焉及程朱出而師道大行宋明之際分而爲陸王宗派弟子各是其師互相攻擊然淵源有自派別井然王學雖近似禪而其門徒多言作用好事功矣孝成忠不絕于史册況程朱之萬全無弊者乎今者鄉學府縣學太學猶是古之黨庠塾序辟雍之遺意然士子之入泮者貢成均者其人業以成才自有教之者又不復以師道自處惟延師訓蒙與課時文側身業者乃謂之眞師方童丱入學時父

毋之所望者取進士也撥大科也如是而止矣及其治制藝也其師所以教之者揣摩風氣也利在速成也如是而止其去漢唐訓詁授受已異矣況宋明躬行實踐之學乎且宋元四大書院之設也皆以教人續孔孟之眞傳爲有用之學在當時郡縣之學已漸爲具文賴此以補之今書院遍天下惟取翰林進士之名爲搢紳退步救貧計焉足以論師道哉夫師也者所以代君父設教使其人遠乎禽獸之域而躋人道之極也今欲負笈從師徧海內求之不可得矣爲人父母必訪嚴正能古之儒先告之以不祈撥科第惟欲令敦行誼廣學問而士子稍有知識不欲爲庸下凡人則世無仲尼私淑猶在砥心礪志以務乎學芝草不必其有根醴泉不必其有源古籍具存皆我師也其亦庶乎躋正學而克自樹立也歟

正學論七

古之君子置身于仁義道德之途其強固精明固足以爲人上矣而出其餘藝如射御之類又足以衛國家之用而捍患禦侮焉此所謂有用之學也蓋天之生人同以五行之秀畀之而氣質之偏多愚少智愚者好爭樂鬭弱肉而強食智者與物無競日處于遜讓退遜及一旦有事而智者之才力又足以勝好爭樂鬭者之凶頑則豈甘之哉安得不拱手服也古者出必以車戰亦以車兵之及遠者無過于射故六藝射御居其二自鄉黨學校以逮廟庭與賢校士飲燕朝聘祭祀之事無不用射甚惟不貫革是尚與應偷之美哉蓋將以致之于實用也春秋之時士大夫承先王文教之餘其服詩書者是人其習武勇者亦是人故列國紛爭猶足以保其疆土迨漢以降文武之事漸分至

宋而學人益趨于弱然校射之事或間代舉行朱子猶私習射于射圃明初試文士尚考之以射四百年來文人褒衣矩步樨强武力悉付之武科與召募之徒于是詩書之業第爲歌咏太平之具承洙泗之流者有游夏之雍容而無冉有季路之摻執戈矛者矣夫古之兵事射御爲先其後無車而上騎又有銃砲諸戰法使眞儒出而籌之則當如古法所以教射御者教之必不使其束手旁觀自謝不敏也且銃砲擊刺之事或有未適而弓馬之事豈士大夫所宜諉謝乎我

國家承平百四十年所以教習八旗者文武並用猶古法也北方之學者以及邊省文儒猶或有兼習弓馬者東南文士則專以詞章吟咏爲事一遇盜賊卒起則色變手顫口噤不能動而猶俯視一切詡詡自得以爲吾學先儒之道者也噫先儒之道

固若是其葸乎或曰張子房貌若婦人佐漢滅楚孔明綸巾羽扇坐車中指揮亦扶蜀數十年士何必以技勇稱曰子房孔明將將之才也苟無其才則游之于藝近衛一身遠備國家之用不亦可乎然則騎射之事亦篤古學道之徒所必不可廢者也

古學校考

禮經言學校延從名目各殊後之解者因以糾紛余辨之曰天子立四代之學謂周家存虞夏商及本朝之詩書禮樂而非建學于四所亦非一學之中以東西南北識虞夏商周之別也劉原父之言有可信矣唐虞官百自天子之元子及公卿大夫之子不過二三百人一學之中已足容之後世官多學者衆或別為廬舍以廣其教耍必以大學統之不必定有四處如大戴禮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信帝入南學上齒而貴親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此皆漢儒增飾為有好為瀾翻絢爛之詞又如易傳太初篇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五禮通考謂此下當有夜入北學一句）夫一日之中轉移于四學之內日日如是幾何由精心何由定耶蓋學貴乎專地專則志專故

余于建學之說獨遵孟子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言鄉學也學則三代共之言國學也可謂簡明該括證以漢書儒林傳無可易也或曰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王制內則皆同豈不可信歟曰孟子所說者學之大畧也名目稍異則時代久遠間有更易詳玩王制內則之文似庶老為鄉老則下庠西序左學虞庠皆為國門外鄉遂之學繼曰在國之西郊斷可識矣曰由孟子之言國僅一學乎答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此其說可據門闈之學即小學也大抵胄子初出小學十五而入大學其學有序則其地攸殊虞殷之大學在西夏周之大學在東此又所尚不同也若夫成均之名蓋古學名

董江都之言足據學至于樂斯爲大成均者韵也李穆堂先生辨之最詳後世不知乃謂天子之學有五辟雝爲太學其南爲成均亦曰南學鄭氏鍔謂辟雝即成均不知辟雝乃成均中之澤所謂習射于澤者也惡得與成均並王氏詳說以成均爲上庠可从也五禮通考引詩靈臺疏謂靈臺在國之東二十五里韓詩說辟雝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于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雝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夫學之建置古人論說已自紛拏又復錯明堂太廟靈臺靈沼于其中不更紊乎大抵凡南向第一堂皆可謂之明堂太廟有明堂聽政之所曰明堂太學樹南之前廨或亦可曰明堂儒家欲渾明堂太學而一之而不知教肄之所非承祀班朝之所也且靈臺以觀天文而兼爲

游觀之所沼以靈名因臺而設詩人記一時營造並及辟廱而
太學之鼓鐘于斯可詎辟廱斷非靈沼亦必不與靈臺在一處
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
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
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準之言可為確論且
小學在公宮之南宜有然也太學在郊則必無是理郊有鄉學
太學必在國門內五經之文不藏于國中而使冑子日趨郊研
讀乎皆由執明堂建于郊外之說並以太學為在郊又混明堂
太學為一說禮而禮愈淆不可歎耶或曰教之之官可得聞乎
曰觀舜命夔典樂則後世之大司樂為太學之長官矣禮記所
謂大司成者是也鄭注謂大司成是司徒之屬師氏洵矣或曰
周官之師氏保氏轉在大司成之下乎曰周官後儒所撰以太

子有師保而書是名也大樂正之官非僅如矇瞍之通音曉律已也所謂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有專職焉近儒陸稼亭欲以大司成當宰輔之任言雖近迂要之克任斯職者必非常之選矣論說在東序序牆也在太學之東堂上之牆為序非庠序之序也觀侍坐于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則大司成之尊可知矣或曰教之之時可得聞乎曰人之資性有敏鈍因材以掖之不可以時限也總其成者大司成自大司成以下詩書禮樂各有分官一藝成又教以一藝就禮家所載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則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又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其為時已各不同而陳晉之猶分別四時以教不亦執乎

後漢書三國志得失考

三國志不載荀文若婚唐氏事爲賢者諱也裴注載而辨之以爲唐衡死時彧年始二歲不應有結婚事夫人亦有繼孫進姻者矣且此彧父緄過不足爲彧病范史書之亦是國志載彧諸張邈之諸勸兵設備馳召夏侯惇而范史不載召惇及豫州刺史郭貢求見彧將往始載夏侯惇止之惇爲東郡太守未免突如其來不及陳書矣范史言彧進操計謀之士中有司馬懿而國志不載晉臣避國忌耳國志載太祖怒袁紹舉動與常時而范史略稱此亦未可略若董卓傳則范史所取別在陳書之外精神最足後來者宜居上也公孫瓚傳瓚與鮮卑戰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國志云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范史刪此語按瓚之戰在中平以前迨中平中又有與烏桓戰

事則此與鮮卑關是熹平光和間事無疑鮮卑傳云光和中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才力不及父亦數爲寇鈔是光和以後未見其不入寇也若討烏桓則范史叙次尤核矣陳書不載劉虞故瓚傳多及虞事其奏袁紹一疏亦陳書所闕裴注載漢晉春秋紹與瓚書可以參觀也此傳亦范勝陳陳無足譏陶謙傳首陳傳稍詳如舉茂才除盧令之類范傳畧之非是謙殺操父則范傳爲詳此乃一傳關鍵而陳傳不錄裴取吳書補之是矣袁紹傳本初坐作聲價一節陳史所無然頗有氣色與董卓忤陳史惟言橫刀長揖不載天下健者豈惟董公語裴注且謂必無此事然范史載之不爲過也其載紹不肯迎駕包藏禍心破公孫瓚滅黑山賊于毒等事皆詳于陳史紹之上書非操及檄操文亦詳載焉勝陳史多矣劉表傳取司馬彪畧平宗賊事視陳

為詳其言安輯荆州亦詳于陳惟陳書云表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此似得之范氏未及耳其載劉琦謀于葛亮亦傳中不可少者劉焉傳陳氏載焉信董扶之言欲據益州而范史失之范之疏也陳史載劉表上言焉有似于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而范史第于焉死後云先是荆州牧劉表上言焉僭擬乘輿器服云云此亦不及陳之詳袁術傳范史載術與紹致釁之由及術擬為僭竊特詳陳志寥寥不足觀也呂布傳陳書布敗于侯將數百騎出武關范史乃云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此為有色矣范敘布失惟袁術亦較詳凡裴注可採者范悉采之故每勝陳也華佗傳陳詳而范略少十餘事蓋陳所載方術不過二三人范傳載者多故節汰之不為過要之佗傳宜讀陳書矣烏桓傳國志載曹操破蹋頓稍詳而通卷不及范之悉也鮮卑亦然

然自裴注而外范史所增亦少陳史固云烏丸鮮卑撰漢紀者已錄而截之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則亦不足爲陳病也東夷夫餘陳志不載侍兒見天降氣發身事陳是也其言公孫度制夫餘事陳志亦詳范史不宜抹去沃沮魏志云其地東北狹西南長而范史云其地東西狹南北長蓋傳聞異辭非目見也三韓倭國陳簡而該讀之足矣諸傳以兩史參之大都范得五六陳得四三凡史以詳爲主詳而不雜有義法在後人一味求簡遂少精神故知前半史家未易及也

繹祭辨一

繹賓尸非祭也承昨日之祭而燕尸解家說以爲祭耳天子諸侯正祭朝踐之時有索神之事爲行繹之始詩所謂祝祭于祊是也孝子思親平日所在于室焉于堂焉于庭焉于主焉于祊焉家語周禮注曰繹祭于祊禮記孔子曰繹之于庫門之內祊之于東方失之矣皆指正祭以其謝思故謂之繹以其自堂索之至門而止故總謂之祊也周氏諝曰繹者紬繹而求之也繹之于祊一祭也繹言其意祊言其地今若離之爲二祭其說非也陳氏澔曰繹是堂上接尸祊是室內求神皆一時之事凡此皆正祭繹之于祊之明證也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傳曰繹祭者祭之明日之享賓也春秋注曰繹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朱子語錄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

飲食以祭為尸之人故有鳧鷖之詩凡此皆言次日繹賓尸也
蓋天子諸侯祭禮繁重極一日之力始畢不及賓尸故俟來日
以其尋思昨日之祭而禮尸故亦謂之繹所謂夏曰復胙商曰
肜周曰繹是也大夫以降賓尸即于祭日獻數少而禮簡也自
爾雅注有繹又祭之文謂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于是其誤相沿
謂次日先繹祭而後賓尸陳氏禮書及何玄子輩皆沿其誤雖
有三傳正文及朱子之說尚不足以正之夫大祭必卜日卜則
卜一日耳若次日又行祭將並次日亦卜耶若不卜是簡也若
卜之則安能必連日之皆吉耶考之經書無並卜之文此其不
可信者一也祭不欲數未有今日祭此祖禰明日復祭此祖禰
者不亦瀆乎諸家于次日又祭並不指所祭何神第渾渾言之
則可知其附會而疏略矣此不可信者二也公羊注謂次日之

祭但不灌地降神夫祭之屈莫重于灌而降神不灌不降何以謂之祭乎此不可信者三也祭義引詩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爲明日尋思而復祭其說甚愜此爾雅注所由外𤣥絲衣詩序曰繹賓尸也其說亦可疑夫載弁衣絲爲士助祭之服視牲視灌使士爲之不知是何等祭祀或以爲祀靈星雖非的據要不相違苟因此不類大祭而名之曰次日之繹祭則不可也且燕飲樂章不列之頌陳長發之言𨒪突或曰高宗肜日越有雊雉苟非祭祀何以徵異而致戒乎愚之曰次日之繹亦承吉禮而來其典綦重而雉升鼎耳非升而升故足异耳豈必祭祀也哉

繹祭辨二

知繹之于祊爲正祭則祊祭之非异日明矣而禮記疏云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注云祊門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于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卽上文云祊之于東方注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禮器云爲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夫祭之一日猶不足明日又祭祭不閑在正室而猶在于祊何也此明是因正祭有繹之于祊之文而傅以來曰賓尸之繹爲祭既以來日賓尸之繹爲祭求其地而不得則以爲祊于廟門外之西室也按爾雅釋宮云祊謂之門自室至門皆神所常捿之處所謂于彼乎于此乎祭之不一所求神之誠合如是也次曰迎尸于祊設饗食爲劉京爛

熟薦牛羊豕皆賓禮不得謂之祭而解家相承以祊祭于祊爲正祭以次日又有祊祭夫郊祭明堂猶且家說叢雜而況于祊乎然知禮者不可以不辨也蓋正祭之祊宜在廟門內戸西南隅陸農師秦味經言之悉矣正祭求神自室以至門內何次日又祭不于室于堂索神而轉求之大門之外乎求之大門之外則較正祭索之愈遠其事當愈重而其禮轉畧此皆不可解者也爾雅祊宜作閍從門則可知在門內矣說文作鬃云門內祭先祖所以徬徨夫徬徨者求索之謂也昨日旁皇神既降矣今又徬徨以期神降何居曰春秋壬午猶繹使非祭而無賓何爲言之曰承正祭而賓尸其禮與聘享等正卿卒而祭不輟次日之繹不可以已乎故譏之也以祊爲次日祭必無是理也

釋幣辨

禮記文王世子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行事者行祭祀之事也何以知之下文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以此行事證之而知爲行祭矣皇氏侃乃謂禮樂器成及出軍之事其告用幣而已後儒沿其悞遂謂釋奠不用幣秦文恭五禮通考判學中祭禮爲三曰釋奠曰釋幣曰釋菜不知釋奠未有不用幣者也釋奠之外豈又有釋幣之事乎釋奠如今之丁祭以御聖事之歲不欲數釋菜如今之朔望祭以師道事之朔夕聆訓不欲疏釋奠有幣有菜釋菜則菜與酒脯而已祭有大小故品有增損其有大事則儀如釋奠春秋常奠亦猶宗廟之禴祠蒸嘗夫禴祠烝嘗而有不用牲幣者乎祭之重物幣帛爲其一薦用蒼帛天地山川宗廟之祀皆然豈太學反

替乎漢唐以降載在史册者爲幣之文其在釋奠儀內此與古禮暗合無歧而二之之事記云既興器然後釋菜此分別言之非一時之事興器用幣謂釋奠也釋奠之後越時乃合菜耳若釋采之采自當爲菜周官大胥注鄭司農云釋菜讀舞者皆持芬馨之采後鄭謂蘋蘩也蘋蘩之說是舞采之說非直是爲蘋蘩耳漢孔耽碑躬菜蔆藕古菜采字通夏小正大舍采亦菜字匡謬正俗云古之經史采菜皆同舊注以采爲幣康成已不用而宋儒遂有以幣帛當釋采者采之爲幣雖又別見周本紀注要不可據以釋經余之爲是辨也慮後世不知釋幣在釋奠之中而于釋奠之時減去幣帛遂使禮文不備不足以昭敬要之釋菜釋幣其制灼然釋奠則有幣有牲不得缺一學者愼毋爲皇氏所惑也

盧龍塞說

盧龍塞爲灤水所經見水經注其所云塞道向林蘭陘至清陘者二陘皆不可考後漢紀魏武征烏桓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後人謂之長塹則此塞當長五百里而舊志謂盧龍塞惟長千里晉鑑慕容儁使慕容霸自東道出徒河慕輿干自西道出蠮螉塞儁自中道出盧龍以伐趙盧龍正塞在今之遷安前人所考確鑿可證徒河漢縣慕容垂載記垂戍徒河與石虎將鄧恒之屯樂安營者相拒樂安今樂亭縣地也徒河逼近樂亭當在今昌黎縣東南距遷安幾百三十里耳蠮螉塞當在薊州之西以晉書慕容儁出蠮螉塞長驅至薊知之近密雲一帶今之居庸關也而薊州距遷安祇百十里喜峯口在遷安西北七十里故欲求盧龍塞之正地必以東之徒河西之蠮螉塞考之而盧龍居其中而

通計東西所距共不過三百里已屆別境豈有所謂五百里者哉五百里且不可得而千里之廣之說尤難憑信今若謂北燕所都在柳城距居庸爲近則可矣若謂盧龍塞外邈近熱河除是援千里盧龍之說始能有合蓋熱河在古北口外去居庸又遠也

勉行堂文集卷二

古歙　程晉芳　魚門

周易知旨編序

晉芳非能注易者也學易而已學之既久于漢唐以來講貫有得者好之甚斯著之其不合者間有辨論亦記于篇積以歲月遂成卷帙將以自娛詎敢誨人獨念易經輔嗣之廓清又得康伯仲達纘緒疏解宋賢輩出大義愈明我
朝安溪講肄于前家綿莊剬斷于後凡諸乘承比應之拘牽陽位陰位之傅會與夫互卦卦氣卦變方圓先後圖位固已一舉而空之宜乎四聖人之心思昭揭千古矣而三十年來學士大夫復倡漢學云易非數不明取輔嗣既掃之陳言一一研求南北同聲謂爲復古使其天資學力果能上遡九家吾猶謂之不

知易也況復好奇聘異志在爭名徒苦其心自墜于茫昧之域不可歎耶且六十四卦象既備矣繫辭說卦所發揮數可知矣而學者必欲於所既有之外闡所本無曰不知數無以知來也噫諸君子窮極漢學果克知來也耶京傳焦學而焦謂得其道以亡身稱于前邵子別是一種學問就令數學造極精微尚與周孔間隔一層而況聖人所不及知者後學轉欲知之斷勝于聖人乎乃蹈至愚之謂乎愚之爲是編也蓋欲潛窺古聖作易之初謂人秉性以生性專而欲雜天秉理以運理正而數奇以多欲之人遇多奇之數其能有吉無凶免于悔吝乎賢人君子有可守之道而值至困之時其何恃而不恐乎夫是以繫憂患于文辭符占驗于卜筮因筮以明義而全體大用不專在乎蓍即數以知來而蓋已窮神必根極乎理扶陽抑陰其大旨也歟

險處因其大用也其所以該三極而彌六合者似奇而實平似
遠而實近學者得其一節而行之修巳治人恢乎裕矣晉芳雖
能言之而檢束身心未能力行一二也安敢以爲教人之術乎

尚書今文釋義序

二帝三王之道具備於書自天文輿地職官樂律禮制刑罰之大者皆在焉由其道則治反其道則亂得其片言微義皆足以措天下於磐石之安而綿其子孫於世世要其大旨不過二端知人安民而已非惇德允元則不能知人人不知則民無自而安而安民之要未有過乎省刑薄稅者也余檮昧寡學何足以窺聖籍之淵深然幼時喜從篤古者游側聞緒說好集經書剖別其得失丁亥戊子間取伏書反復讀之意若有會取諸家注釋擇其尤者次第著於篇凡五載而第一稿成癸巳之夏從事四庫書所見書益多重加裒輯三年而第二稿成又三年增刪改易第三稿成而余年已六十餘矣竊謂士君子治經之道必鉅細畢貫本末該貫而後其學成孔子之教人讀詩也曰可以

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是言性情之觸發也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是言著效之大也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是言其纖悉必貫也明乎此則豈獨學詩為然哉凡治經者視此矣孔傳雖晚出而得于周秦漢之舊聞者多數典辨物中者十之六七宋人取諸心得不免武斷之譏而于漢晉詁訓蔽塞叢結處亦頗爬梳一二均未可偏廢也別說九族者不明五服之定制論五刑者不知肉刑之非古其有關于世道尤大余之為是編也其敢自謂跨軼前賢然平心審擇二千年來諸說之善者選採旁搜遺漏者罕矣其言之謬誤足熒聽聞者亦屢[illegible]焉凡為書四十卷錄而藏之其尚釋二十八篇者伏之與梅去若霄壤在今日已為定論學者固宜分別觀之正無俟覼言詮釋也

尚書古文解畧序

梅氏晚出書元明諸賢雖間一辨之而未極其致我
朝閻伯詩程綿莊惠定宇輩出始抉摘無遺蘊雖以西河之博
識多聞爲之僑儔大呼莫能翻已成之案也然近儒沈果堂謂
是書必不能廢余獨有取乎其言以爲匪特不能廢亦不可廢
也蓋其書雖成于蒐緝之功鍼綫之迹顯然而一一皆有自來
如說命諸篇氣象矜貴言皆有物士生宋明以降凡六代三唐
詩文小集片紙隻字猶或珍襲之况其漢晉三代以前嘉言懿
訓聯珠貫璧而出之而遂視同土苴可乎特其不足信而能貽
弊者亦有數端前人固已詳辨之學者要當分別觀之且不宜
與伏書相混耳辛丑初夏排纂今文釋義第四稿竣爰取梅書
讀之因孔蔡二傳畧爲去取采以別家之說凡六閱月而成解

畧六卷盡其文義本自平順詮釋無難惟泰誓三篇雖非張霸僞書而以臣訐君類後世檄文露布體湯武並稱湯誓牧誓其辭畧近此泰誓果武王作耶則武王之悉荒矣故僅載白文非加詮釋而于諸家辨駁僞撰之詞亦附一載學者知從本辨覈之此則當存釋經之體也噫予嗜經成癖矻矻汗青垂四十年自謂特擇之功視諸家差爲平允後之覽者或有訾其兼愛又或[illegible]其曲意調停則非敢避責矣

毛鄭異同考序

今之學者類稍知讀注疏不屑從事宋學矣然即一經之中注疏之異同得失亦未易辨也即如小毛公之于詩得六世之傳于子夏其言簡質而深密誠有如李清臣蒐羅所稱者康成出而申毛以難三家遂使三家坐廢然箋之與傳異者且四五百條宋賢謂康成以禮釋經與毛乖迕然豈非鄭得而毛失者乎王子雍詩學五種今皆不傳孔疏中間存一二述毛非鄭爲多王基申鄭以駁毛孫毓朋王而難乎鄭陳統又申毛鄭以駁孫諸家之說雖皆不得其全然一斑時見後人奉若珠珍而曲直之分往往淆而莫定譬之兩造既備師聽兩辭惟事模稜莫分曲直遂欲以兩是存之詎足以了獄案乎且宋賢之說經也一則苦于糾纏一則好爲臆斷然去取毛鄭之間亦間有合者

而自出新義有覆出毛鄭之外足以勝之者士人或拘古以疑今或是今而棄古皆未可為平心善學者也余以暇日翻覽說詩諸家因即毛鄭傳箋條其同異雜取諸家辯正從斷以已意既卒業編成十卷非敢謂已之所說必不倍于經言蓋欲告人以學經之法不可專執一家由此以斷杜服之春秋先後鄭之周禮庶幾是非疑似若觀火之明為不死章句下也

春秋左傳翼疏序

余年九歲受左傳于宜興儲風崇先生于時經師課弟子尚遺讀全書不似後來取坊間選本約畧教之也先生既爲講析大義余日讀五六十行見其事蹟殊異心頗好之如韓之戰秦穆姬使告穆公及晏子叔向論齊晉輒感激憤涕不自禁徐州張岵瞻先生余兄師也年過七十時來坐余側聽誦聲拍手笑歎告儲師曰是兒若深解左傳者異日其以文鳴乎聽久則倦而鼾息余讀自若也稍長與顧震滄先生往還因知解左氏者自趙東山以下可十數家購而藏之顧先生有左氏癖撰春秋大事表自號曰左癖每與余談論左氏事輒忘寢食余入 都後甲戌乙亥間始取左傳注疏反覆讀之乃知元凱之注尚意而不尚辭于典物猶多未備孔仲達不長于地學詮釋多遺賈服

遺文往往散見他書未及收錄是皆可爲補葺者也丙申之秋治尚書漸有端緒乃取唐以前書詳加校閱其有關于左氏者皆摘錄之又錄宋以降諸家數十種補正高氏春秋地名攷畧三百餘條荏苒四年得書三十二卷命之曰春秋左傳翼疏非敢規杜也埤孔而已噫余今年六十有二矣回憶受讀時越五十餘年使儲張二公而在皆百數十歲人即顧先生亦百有一歲矣而余頭童齒豁矻矻不休視幼時精進之志如草萌木芽勃發不自已者已遼遠矣敢謂博取無遺憾耶始識數語于簡端別編凡例以志作書之指趣爾

禮記集釋序

余撰禮記集釋成爲三說以弁其端其一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春秋之事也不特春秋卽禮記有然矣盖周官雖多脆雜不經而出自一人無相矛盾處儀禮則記一時儀節次序秩然無可疑議禮記自周秦歷兩漢作者非一人傳者非一時或親得之于孔子口授或輾轉相授受譌以傳譌其精深博大者有之其互相牴牾者有之必欲比而同之既有所不能欲悉斷其得失是非亦未易易此康成于難析之義遂以夏殷之禮爲歸也其二曰朱賢謂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此其說亦非定論禮記中如冠昏聘射燕鄉飲諸義自是儀禮之傳然儀禮本自有記記卽傳也如冠義諸篇亦可名爲傳耳若夫王制月令則近于史表記坊記緇衣則近于子至如內則奔喪深衣投壺

之類自宜與儀禮相匹各自爲經何由作傳故欲舉一言以括古書之全旨未易云然也其三曰天之生宋賢也既使彰孔孟之絕學以昭示來茲又使闡注疏未耀之藏刮垢而磨光使人不蔽于章句而又將開數百年制藝之學爲士子登仕之階故其所著書不獨理明典備而亦簡括易讀假使以注疏爲功令俾士子習以作時文必有難于措手者矣然宋賢之自成一書非謂世之人但讀已書不必更從漢唐學也而自有宋賢諸著以來注疏束高閣者且數百年無論程朱片言隻字奉若圭璋即蔡氏之書傳陳氏之禮記集說亦以淵源有自遂致戶誦家絃至于今弗絕夫蔡陳之作其于古注疏豈無救正[illegible]剔處然又何至惟知蔡陳若齊人之知管晏耶余之編集釋也于諸家同異徧列之因以考證其得失于典物鉅細必有詮注使人知

禮記之卓然爲經非盡取材于周官儀禮也于漢唐以及
本朝注釋諸家苟有可存必錄焉而汎言義理不待多方以釋
者則畧而弗道蓋欲于制義而外別存古人淹雅一門使三代
以上文物聲名可稽諸簡冊惜乎精神衰備汎覽者無多訣聞
之譏所不敢謝也

桂館藏書序

今海內藏書家相傳無若寧波范氏天一閣閣四面池水回環客有借鈔者自備糗糧紙筆坐閣中不限月日故事乃去揚州馬氏余之族姻也以數萬金購得傳是樓曝書亭藏書余嘗假其目錄觀則亦無甚奇秘本意其畏人假索別繕一目以杜請求歟然竊聞有湖州書賈設小肆于其宅旁以利啗司書者潛獲異書去主人年衰老防察疏可嘆也吳郡朱文游者嗜書成癖家所藏三種曰善本宋元精刻及影摹舊本最工者曰校本經竹垞義門及惠氏定宇朱墨讎勘者曰秘本人間所罕傳而已獨有者惜其于四部恒有之書不甚搆集而宋元人文集又復寥寥然則稽古之儒必衆籍既備而後足備研求日月如流材力所限不幾抱憾以終乎余年十三四歲即好求異

書家所故藏凡五千六百餘卷有室在東偏上下小樓六間庭前雜栽桂樹名之曰桂宧四方文士來者觴詠其中得一書則置樓中題識裝潢怡然得意吾友秀水李情田知余所好往往自其鄉挾善本來且購且鈔積三十年而有書三萬餘卷其後家益貧不獲已則以書償宿負減三分之一自來京師十年坊肆閒過有異書輒典衣以購亦知玩物喪志之無益而非能革也壬辰長夏病臥一室取舊時書目閱視爲之慨然回顧江南家無一椽片瓦故書之皆在戚友家者知能完整如舊否而隨身書籍尚有萬五千卷足供循覽因就書目詳爲編次以志余疇昔之苦心其存者稍爲別識他日或幸有力猶將補所未備要之視范馬朱氏所藏終不逮遠矣歐陽子云足吾所好翫老焉可也遑計其他乎

隸通序

無錫蔣子仲和湘帆先生之孫也先生工四體書片紙隻字人寶之若球璧子勉齋先生嗣其學亦繫仲和又因勉齋之訓紬厥祖武寓京師六七年人爭購其書若恐後余嘗至其寓齋老屋頹垣幾不蔽風雨而泰碑漢鼎搨本墳壓几席間欲妨坐臥余旣傷其貧又雅重其嗜古之篤也每爲同人頌歎不置一日仲和手一編示余則所撰隸通也噫仲和嗜書將以書傳如其祖而又欲廣古人之緒以開曉來茲于洪婁諸書以外別闢町畦可謂有心者矣昔蔡中郎謂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茲簡易成公綏謂籀篆旣繁草稾近僞適之中庸莫尚于隸夫或以爲簡易或以爲中庸則在當時爲適用之體可知而在今日一隸之功不止三楷將所謂古今之別乎抑今人之才分

日趨于捷給也仲和之爲是書也良以古之時字少而義通取所有以通其所無必有確據經史𢿙見而互有者非誠𦒿即借

淮與丈山夫著别雅之義而秦漢之書與夫盃敦碑銘存于今者益寡仲和獨孳孳𢧵𢧵苦志以審定之以視耽奇嗜癖之士

行荒崖斷壁間得碎石零金者校倘穷饒相傳示以爲珍秘者其成就之大小何如也昔庚子十二月中澣

唐史論斷序

唐史論斷三卷宋尚書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孫甫之翰撰馬氏經籍考作唐史要論十卷文淵閣秀水曹氏學海類編收之文淵閣書目作唐史記論三卷九十二則與陳氏書錄解題所載篇數適符當爲完書從十卷併爲三卷耳甫生平自重此書至于盥手啓觀傳爲美談歐陽廬陵謂其論唐事有如目見者唐史記七十五卷未成是書爲史記附論故文淵閣目謂之唐史記論也當時曾鞏蘇軾既尊信而稱道之文潞公彥博又從而借觀朱子復爲之書後其卓然行于兩宋間可謂盛矣今觀其書如蘇軾所稱褚遂良不譖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由房琯李光弼不當遣人陰圖史思明諸條皆別有所見洵爲可傳又李勣爲僕射條于唐朝官制考核頗精然亦有

論識不越常人者特其用筆簡古猶是北宋人法度東萊呂氏乃謂勝范祖禹唐鑑不知唐鑑雖有疏失而撮舉大綱絕有關繫非區區論斷可擬朱子之論爲平允然後來李東陽作新舊唐書雜論大率規仿茲編而論議平平無足多錄茲仍編爲上中下三卷一仍浙本之舊云

章奏批答舉要序

批答宰相事也前明中葉司禮太監實主之閣臣潛與交通則其操厥柄于是爵祿廢置生殺予奪之大權移在倖門而威福非由上出矣我

朝定鼎取監夏殷票擬雖由政府

天子綜核庶務一一覽披毋或敢以意進退高下其閣蓋宰相之權益輕矣雍正四年始設侍讀二員助相臣勘本于後相臣多入軍機始以批奏付侍讀其有疑難事侍讀稟以請命苟無難焉相臣署押而已方乾隆之初歲批奏二千餘道迄今三十餘年四方章奏之事輒以指代本達之軍機宜由內閣者少矣而一歲之中部本幾六千餘道三倍于初年蓋

聖天子英明睿哲鉅細無遺內外臣工事纖悉罔敢自專必陳

之九陛之前以待

聖人決擇誠所謂一日二日萬幾者已于是侍讀之外增設協辦數員以佐理繁賾漸增至五六員之多陵遲而趨日昃而逕一字一句敬愼詳核雖定式之宜遵又貴因時而遞變旁觀者謂密勿重務咸在軍機內閣秉成例而行如郵傳耳烏知國家大政內自九卿以下外而督撫藩臬凡諸兵農禮樂刑賞之事胥于是而出納焉可不謂至重歟余以乾隆三十三年夏五月協辦批本迄歲終行走七閱月矣覩其事如繭絲牛毛非一端所能盡十年從事于茲者猶或兢兢然矧余樗材庸暗十九邀忘則所爲隕越貽羞者尤可懼也爰以少暇取部頒本式及簡明本黃檔絲綸雙簽說帖諸檔擇而裁之編爲八卷同寅奏批答舉要匯曰成書聊以備忘也至年例有案可稽者本不悉載

益即此七閱月中事之增改于舊者已弗勝舉矣後有作者以茲書爲權輿增益新條勒成全帙宜掌故家之所亟采歟

學福齋文集序

乾隆庚寅夏余來揚州與老友松江沈君沃田昕夕過從沃田酷愛余詩爲余作序並屬余序所著學福齋古文余不能辭也憶在都門萃海內勝流論及近日士夫學問或曰本朝經史考據之學以及駢體詩詞皆遠過前明所不及者將文與古文耳余曰將文則信然矣若古文世途多讓取其人作色曰百年來有能如潛溪學士者乎同坐者咸然其言余未暇深辯也异日閱井觀瑣言譏潛溪好爲淩厲之言以震盪人耳目不覺喟然曰鄭氏殆先得我心矣夫古文鎔液經史探事理之極以立言非徒數典使氣以誇人俾人望而却走也讀古文者如良醫切脈三部之間尤貴沉拔昌黎之遏抑掩蔽不使自露者沉脈盛也潛溪承歐柳吳黃諸君子之後學博而氣雄以

文章鳴開國之始其傳者千篇皆奕奕烺烺可觀覽然圖而存之挑採而渟滀之者少且如淵穎先生碑潛溪盡量作也能如施先生陸文適胡先生諸銘表之簡鍊淳泊使人百諷不厭乎余故論有明古文沿八家正脈耐人尋諷者終莫如震川而桐城方望溪猶譏其有序無物望溪自許其文爲北宋以來第一而余弟取以配食震川盖震川憐文兼美闕失之平望溪熟于周人之書特風骨太露耳衡而量之分適均焉有以敵震川則

本朝之文亦不弱于前明矣剏望溪前則有顧黃姜魏諸家後則沃田而外盖不下數十人雖其人尚未經論定要皆能自成一家視王李諸人之贋作不啻籋青雲而游太虛卽謂突過前明亦奚不可也沃田之學之過他序盖詳余不復論及惟爱其

文不矜才不使氣醇厚爾雅足以追踪前賢函蓋眾流因論文
以發其端云

望奎樓偶稿序

望奎樓偶稿三十卷日照丁野亭先生著其門人王曉莊前輩舉以示余曰將付諸梓屬爲序余讀竟而歎曰著述之傳豈不有命歟余與錢唐袁子才尚論海內文人統存殁計之幾得六十餘輩余與子才交游最廣自謂此外當無復有人有則必識之也諸君子經學最醇者無過余族祖綿莊先生記問淹博則錢唐趙誠夫詞翰之美則山陰胡稚威綿莊亞老悉舉所著以畀余稚威殁後子元琛秘其書不以示人余索之堅且屢始以草稿示余爲理條緒訂譌舛凡得十二卷藏之誠夫所著水經補注一百卷自言閱書五千部辛苦四十年乃成誠夫死其子貧不自存質書于富且好名者獻不可贖矣嗚呼士貧賤乃能著述蓋憔悴專一之功非是無以自見幸而傳之身後在作者

已不及知不幸而弗傳遂與販子儲夫同歸于澌盡悲夫丁君說書偶類涵泳淡采經師家言不泥章句獨闡性源適與緜莊論語說相類其說經說史亦稱是詩文典雅宏肆足以副其經史諸篇固知其于書無所不窺膺其截暢其流非旦夕致也余視丁君生稍後而同時江南距日照不及千里有如是之人戴未及知則余與子才所自許交游徧海內者徒虛語耳然是書非其門下士攜至京師余亦無從見之且與緜莊諸君同抱淹沒憾矣丁君為東海老諸生困躓不一遇身歿而書傳不可謂非厚幸然鬮刊之者令子也則尤非諸君所能幾及矣

金陵舟中倡和草序

東南勝槪推金陵錢唐二邦舊爲王者都多古蹟足憑眺而錢唐巖壑之美又過金陵特至唐中葉始有名于時晚季婁留一振興之南渡偏安距今纔六百餘載其事尚近與懷覽古而遠雄異之思漠然無所寄金陵則六代繁華之所鍾閱三百載又得南唐李氏點綴其間以故過而游者雖殘山剩水發爲詩歌往往遡往而悽愴纏綿以欵出非所謂積之久則感者深耶乾隆丙寅丁卯間余至金陵則聞吾友江寧令錢唐袁子才與王太守孟亭南司馬貲意輩選游闢酒于秦淮水閣中人皆豔稱之而余以家事搶攘往來僕僕未獲與也旣因子才以識其同年燕湖陶西圃又知有曾令南邨兩君皆以吏事名而又能取暇日以詩歌相娛樂盍百年以來裙屐之會斯爲盛矣其後西

園與余相遇于京師方之官山右促促言別自是十餘年不復相聞壬辰中夏西園之子竹泉欵門詣余延之入聲音笑貌宛然西園也叩之則西園下世已七載袖中出所與南郡金陵舟中倡和詩示余雖卷帙不多饒有風趣工力亦相敵曾君之歿已十數年矣以余覊所熟聞朝夕往還倡和諸賢三十年來獨子才在耳夫人生無百年期其不足與名山勝水爭歲月之短長信矣而筆墨刻獲山川之秀昇轉賴以傳雖谷變陵遷有不與俱泯者山水之助人歟人之助山水也陶生南歸道金陵訪子才隨園舉吾文示之當蹶然興愀然慨也乾隆三十七年五月下澣

申南蘋詩稿序

南蘋錢唐名宿也與杭太史堇浦交堇浦恒向余稱其工制藝博洽無不能逮庚午秋余始識南蘋于盧侍御賓之座間問一過從叩其所學井井有條實如堇浦所許不誣也一夕侍御招余洎南蘋南司馬寶意方給事棣川飲酒既酣侍御乞南蘋度曲司馬吹笛侍御執拍板南蘋脫帽正襟徐徐而歌聲響清越四座皆傾歎司馬復歌以和之侍御亦繼焉給諫浮大白二十許盃琖淋漓讙呶狂笑不知漏之將盡也于時余與南蘋皆壯年鬢各長尺許三先達年皆稍長給諫亦多鬢輒戲曰人三為衆今鬢且三焉以此橫行賓客間誰敢敵哉則大笑復飲酒無算自別去三十年侍御以丁丑卒于京師寶意終沅江太守給諫由滁泉開府湖南復謫死南蘋縣令蜀中緣小倚去官往來

晉魯之間以事至京師與余再晤則又別去今年將復爲縣令需次京師兩人相覩鬚髮皆如雪矣昔之狂歌大叫如在心目中使給諫諸公不死皆七十許人耳世豈無八九十歲人耶南蘋長余四歲年六十有三余亦明年六十矣而皆無子南蘋將效朱然立嗣事而余亦援潛園立孫議爲香火之謀人生斯世不過如斯余與南蘋共一老翁一切浮塵久經勘破豈復粘滯顧戀于雖必事耶惟是結習難忘文字之緣牽連不斷余既頁詩稿以示南蘋南蘋復舉詩稿三種示余曰出蜀集曰浮家集晉遊小草共二百餘篇蓋南蘋入蜀以前詩悉燬于火所存僅若是讀其詩則知其學知其人並知其遇其瀟灑豪放之致從之覽者宜自得之余姑述交遊之梗概以志今昔之慨云爾

嚴東有詩序

吾友吳君敏軒于世落落寡推許獨盛稱嚴生東有以爲才士間謂余曰始識子時年二十四吾嘗許子以爲子才可及年不可及今東有亦猶是也余心識之壬申春就試金陵敏軒偕東有來訪其氣凝以深叩所讀書無不有索所爲詩則謙讓不肯出獨愛余詩爲作駢體序千餘言夙晨兩夕吾三人往來最密也又三年余訪東有于金陵又一年會于揚州時敏軒已下世而東有名蔚起四方人士爭與交顧欿然不自足思沉酣經史爲不朽業以貧多務苟爲無足恃噫東有之志卽余曩日之志也顧余學未成深有愧于敏軒之矜許今東有能堅其志而以余爲鑒不以功名人事擾之則敏軒所期望于朋者微東有其誰屬耶歲丁酉東有來游淮陰出數年所得詩稿示余其詩淳

瀅恣肆兼有衆體固世所爭賞無待予言因述敏軒昔所以屬予者并其端俾世之覽者知吾友之志固別有在蓋不獨精聲韻以傳也

趙璞函詩序

癸巳六月吾友趙璞函殉難于金川木果木軍營越四月其子秉淵迎其衣冠來京師既殯且祭將以明年二月奉櫬南歸乃裒其生平所爲詩屬余選定並爲序余泫然泣曰璞函乃至是乎余前月爲汪君康古訂詩集今又選璞函詩兩君年少于余而皆先余死然康古死于家猶異璞函死于兵之慘也秉淵省父自川歸璞函猶手書報余偲偲以余不定其詩爲恨今余雖黽勉卒業于斯編璞函其知之否耶璞函作秀才時詩雖秀絕江左老宿皆斂手自謂莫及來京師與吾輩倡和詩格益進而天于璞函猶恐其詩未臻至極也必折挫勞勩之使所經歷皆人迹所不到志乘所罕傳爰是抒難發奇縱橫怪變一吐其胸中之蘊蓄使後之覽者歎驚咤嘆嗟謂其才之不可量如

是而又詳其遭逢之慘爲重可哀也方其東矩後衣慷慨赴滇南余以書生不習戎事諄復勸阻之至于泣下而璞面仰天長吁不出一語出門揮手徑去無少顧戀色何其勇也由今思之乃知其命中宜有是詩不合老牖下耳乃書數百字于簡端還之秉淵以志余悲

臥雲山人詩序

天下之理常順而文章恒以逆勢而成水之就下勢則然也風撓之石擠之迴曲而紋生激盪而瀾洑山壁縮複盤必有崎嶔峭岫特出乎其間是則文章之示象不可捨者也士早掇科第取富貴終其身俛仰廟廊發爲詩文玉節而金和宜爲世模則矣徐按其中則機勢平易雖紆徐澹衍求其動人心魄欲罷不能者罕矣蓋境順則氣順奇峭之思無由振刷以出也吾友李君雨村生峨嵋秀異處卓犖自負于書無所不讀發爲詩歌欲盤礴落宕其爲人弱冠中乙科三十而成進士授庶常既而改官文選司君素不好吏事獨以翰林爲易讀書既改官則又往往以詩自雄雖怨誹不形然其中抑鬱往復之致多矣既而遭尊人石亭先生大故先生爲直隸省北路同知署雲令其歿

也雖有宿疾亦有憂患迫之使然者君茹痛奔喪摒擋後事艱難怛悼小祥後稍稍作詩得百餘首皆以寫其悲哀離訴之情余三復其詩泫然閔然而告之曰集中南宋詞百五十首工矣美矣就其大指論之改官後勝爲翰林時近作則又勝改官時所謂逆則成文非有無慘不平即不能出奇以驚世者耶余之好爲詩類爾郁而處境拂逆視爾郁尤甚顧余詩多平易近情語遒不迫爾郁是則提之掎之縱縮復疊而不能成文又余所不自解也余方將請假南歸爾郁亦于秋杪歸蜀因爲序其詩以志別昔東坡答王定國寄詩嘉其藝之進而云窮人之具將以交制與公余于爾郁殆亦云然矣己丑夏四月廿日

一詠軒詩草序

余生長于淮之山陽二十歲後與淮老宿往還漸密就中與丈山夫尤密焉山夫篤古嗜金石精考據亦喜臧否人物于鄉人皆有所高下而未嘗言及族子揖堂也庚寅冬余過濠上山夫方爲鳳陽訓導以病解歸猶未去濠與燕桓三日留詩以別言次亦未一及揖堂壬寅冬阮侍御吾山自淮來一編曰一詠軒詩草以示余曰此淮人也詩頗可子知之乎余愕然曰不知也歸而讀之淡若蘇州酸若東野詩僅二卷三百餘首生平茹苦嗜學一一露焉前有韓滁州夢周序又有山夫序則山夫之族子也蓋是時山夫歿已久矣讀山夫序其未赴濠以前尚不知家有此人或揖堂深自韜晦久乃出所作以示人雖同族嗜學如山夫亦不以輕示與然山夫在濠上旣已知之何不舉以告

余耶余未服官以前居淮四十五年而不知揖堂是余之疏又以知揖堂之介也吾山謂其詩近陋軒余亦謂然特視陋軒磨礲之功又稍進耳鳴呼士不出鄉井忍飢寒嗜書史著述不爲人知者衆矣揖堂有韓滁州及其族叔父知之又得吾山揚之其詩又刻露渟峻有必傳于世之理而揖堂固未嘗一口求知也聞其年近七十貧且耽詩如故余行將南歸他日道過淮上出余詩以質之揖堂揖堂或亦恨識余之晩歟乾隆癸卯二月九日

王氏族譜序

同年王觀察復齋擬與余同官內閣中書舍人又偕辦票本事已由內閣侍讀授延爾道又五六年待補來京師與余往還最久熟得其性情蓋敦厚詳愼人也一日舉所撰王氏族譜十二卷示余俾爲序余翻覆讀之而知復齋系出謝淡之謝氏明初避難從外舅改氏王于後仍而弗改而譜載謝氏本末特詳復齋因舊譜殘缺爲增修得今帙其敘次詳明有法度而祠規整域祀產悉澈焉蓋兼有與范氏家法矣夫類族辨物取諸同人蓋睽貴能同故以遇主爲辭同人貴能異同所當同而異者見矣君子將修明禮制則必反所自始明族系所以定禮之基也今海內余所知者休寧金氏宛平黃氏系皆出新安程氏與余同族杭州沈氏有出自徐者皆仍其故弗改而譜牒載之甚詳

亦王氏之志也溯原其易姓之初或以患難或以恩誼久而背之則有所弗安又人所習聞驟更之則駭俗故仍其更姓以存敦厚之風而備載始末以盡詳慎之道夫姓者一而不遷者也氏者因事而更者也謝漢之王氏知爲姜姓之謝而非姬姓之王其可矣復齋建節西南有清勤名聲今觀此譜而知由同以及異自家而之國皆有不紊于中者存可以爲人紀則也其詮次始末則首卷詳之通卷載之余姑叙其大畧焉爾

祝氏海寧支譜序

芷塘祝子將奉其母夫人殯南行持其宗人成達重修宗譜目錄示余屬爲序余曰此子思親之切而推類以擴其仁者也余曷敢辭既讀覽而言曰祝之以國爲氏猶晉程之以國爲氏也然程又有姬氏之程而祝亦有以官爲氏者崑山顧亭林謂程氏既祖重黎不得祖嬰公蓋嬰公爲晉之姬氏出于荀中行余深韙其言故余稱先祖謂自新安太守元譚公始而前此置弗論焉且謂一切宗譜皆當以支譜爲據蓋支譜遠不過數十世其遷宅本末歷歷可考而所載之人事近易核無浮誕之弊今祝氏之譜殆猶是乎卷首列舊序識書法編目錄謹其初也第一卷曰統宗小遷曰前人所載不得畧之也曰海昌卜派曰則自三五承事公始遷之祖以下咸載焉曰本支分遷曰則由海

昌别徙者附見焉第二卷爲世系宗支二表第三卷至八卷統曰傳分繫儒林文苑列女諸目第九卷曰選舉仿通志舉士舉官之例而附以封贈十一卷爲祠墓闕十二卷至十四卷曰藝文分繫

恩綸碑誌家範家集諸目十五卷爲雜記凡其所志如樹之列而如鍼之引綫淸而不紊備而畢該信乎其克盡類族之道也

夫海寧族姓人

本朝惟陳氏兩世宰相爲大官者最多然浙西人皆以閣花鎭四姓査祝許董爲先世非以其居海寧久人物蕃衍故耶惟査與祝余所識者尤多且累世爲同歲生其科名文學之過人固不煩稱說而方明之季祝氏有開美先生以査氏則一門九烈女南北相望族中得此一端則一切皆居其下矣今査氏之譜

未之見而獲覩祝氏重修之盛爲人先祖賴有賢子孫固也使非其先人積厚流光則亦安所得子孫之賢爲之溯流窮源成不朽業乎余方爲莊塘姚夫人作小傳莊塘歸畫編之列女傳中余文亦附茲譜以傳不獨一序已也

晚書訂疑後序

國朝諸儒承草廬吳氏震川歸氏旌川梅氏之緒言力辨梅氏古文尚書之僞其尤明晰不可移者閻伯詩之尚書古文疏證惠定宇之古文尚書攷佐之者家綿莊之晚書訂疑也先是西河毛氏力主古文非僞作撰古文尚書寃詞綿莊後起別撰古文尚書寃寃詞以攻毛氏晚年復成是書然未見古文疏證也其後余購疏證以贈之綿莊讀竟歎曰此與吾心適同有勝我者有與我異者其說載于中卷蓋于閻惠二家之外別闢門徑而足以補所未及書凡三卷卷上自史漢載古文尚書之由至孟子所見之武成尚存凡十二條卷中書序及辨尚書古文疏證二條卷下雜論晚書二十五篇附錄今古文尚書授受源流二條前有綿莊自序余又曾見惠定宇爲之序而此本未及載

也夫攻梅書者大抵以泰誓三篇許謂趙岐與張霸之偽書等又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非古君臣質直之道黃氏黎洲已約略言之又君陳以下四篇皆平熟之言如出一手此其可議者也尊梅書者則以人心惟危十六字為聖學心傳說命三篇有儒家氣象而閻氏惠氏于凡人所共信者一一指所由來綿莊亦類是要之梅書雖後起偽作向是晉人之書今人于唐宋人文集且皆貴之況六朝以上乎其中嘉言正論頗有來歷備與伏書分別觀之未可悉棄也近儒沈冠雲謂梅書雖偽終不至廢學者亦不必慮其廢也知言哉然儒生讀書不辨眞偽佔嗶罔罔則又不可矣

唐摭言後序

唐摭言十五卷其爲嘉定宜春孫氏本既無從知之而視稗海所刊多十之五盛秀水朱竹垞借鈔于梁相國棠村王漁洋又借鈔于竹垞北平黃少宰崑圃爲漁洋門下士因得此本德州盧雅雨又崑圃門生遂爲刊行讎校未極精與初本互有得失余承之爲四庫全書纂修得黃氏鈔本與盧刻對勘存其一是序以系之曰嘗讀柳子厚送崔子符罷舉序謂進士科必不可廢尚之以孝弟孝弟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喟然歎曰子厚不學至是乎千古以降墨守成規俾人才不古若皆子厚之說誤之也及讀摭言而益信余言之不謬蓋有唐三百年中風氣澆漓不逮漢晉遠甚其未得科第則千瀆而不恥既得之則矜詡而不休至于謗詈主司譏斥同輩相習爲故

然幸而制科頻舉不專用此途故能盡人之才不然唐之爲唐未可知也夫有國家者不恃吾制度之精詳而恃吾所以設制度之意如進之以孝弟而吾實有上孝與弟之心進之以經術而吾實有篤古窮經之志士何由而不應而慮其作僞以相欺耶且同是人也以詩賦名之而爲進士以德行名之而亦爲進士吾寧取德行名焉以爲是冉閔之徒而非游夏所能企及也鄉舉里選之法行而猶有上書干進投文邀譽者乎由宋及明考核之法益密而制科益希以視唐若矣正人心求治法司馬溫公二程子紫陽朱子之說具在酌其中而行之使與科第相濟相維而不求速效將士風丕變浮靡之習益衰矣

胡穉威文集後序

乾隆丙辰丁巳間余伏處江南聞山陰胡穉威之名然未見其人亦未讀其文也歲庚午商司馬寶意過淮陰以所作懷人詩示余于穉威則以羅昭諫擬之且曰子他日見穉威當知予言也洎癸酉歲余應京兆試始識穉威其貌果瘦甚好背誦周秦以下諸子僻書晉唐史瑣瑣然不失一字讀其所著一統志表以下駢體文二十篇皆沈博絕麗江東不能爲也與談論治河用兵事則臚前古得失之故與今所宜行者往復剖析必得其一是余謂寶意之稱道穉威者尚未足以盡其才也遂與穉威訂交而別又數年往金陵袁君子才示余所作穉威哀辭乃知其客死汾晉間己丑之秋余請假南歸其子元琢孝廉存其遺稿訪余且屬余選定余視之則與草相半先後錯亂或字跡

漫漶不可曉舟行七十日老眼昏燈摩挲校勘差有次第定爲賦一卷詩八卷駢散文七卷凡十六卷歸之盎自東漢魏晉以來文字閒趨于對偶唐初四子以縱橫宕軼之才發爲駢體其工整秀異雖未能突過孝穆子山而氣足以舉詞詞足以殫意不規規于翰墨尺度而人自不能勝之厥後義山出而組織典雅閒作大篇如徵劉稹文指事切情陳琳祖君彥之流勿能過也迨宋以降惟以明白曉暢爲宗進遞七百年餘乃得吾鄉威今其集中賦則規仿六朝散文則墨守文粹詩出入昌黎山谷閒然未有若駢體之獨絕者也其睥睨一時無敢抗手宜哉往稱成皆告余曰吾最愛四六二字夫駢體者散體之變耳古人文取何行雙何中何限焉有字必四句必六者雖然亦稱威畜之能爲之耳其才與學固非僅與其年園次能家相馳騁後先

也嗟呼稚威旣坎壈頹頓不遇于時所學亦未嘗一試于用其見于文字間者亦百不得一而使後之人徒以其駢偶之辭而實之非稚威之心然即深知稚威如余者亦不過因其文以想見其平生而于其學之所以然則尚愧余鮮委弱不足以述其文也孝廉其以余言爲後序可乎

送朱子穎之蜀序

同年朱子穎故都統朱公倫瀚之子也公好詩書能以指作畫子穎詩畫得家法壬午秋舉于鄉越二年以知縣簡發四川署珙縣事不數月捕獲盜僧數人

天子嘉之召來

闕廷詢及家世知其能畫也

命作蘭石小幅賜官緞二俾赴蜀以同知銓用子穎將行請予言別因掃榻留宿出所作蜀中草示予激壯悲慨若有得于山川之助也然竊窺子穎意似不欲以捕盜稱最者予獨以爲不然蓋今之吏特患如漢之王成輩冒虛名耳果有實政及民緝捕之與撫字奚以異且漢孝武帝軍政繁興民相率爲盜洎霍光輔昭帝外和匈奴內輯百姓十三年之久海宇元氣漸充

而盜賊猶未盡息宣帝起而治之同時如尹翁歸韓延壽趙廣漢龔遂等捕盜法不相襲而成效咸著于是神爵甘露之吏治為西京冠使昭帝承武帝之餘不加撫綏而勤用誅斬則無以起瘡痍而綿紀歷使宣帝承武昭之後不勵以嚴威則無以除宄逆而靖寇亂故攻其淵藪稂莠去而禾苗殖也我

國家承平百二十餘年休養元元登諸衽席者不啻十倍漢昭之世宜其人安本業爭攘不形而猶有狃而為盜者宜為

上所亟懲而法所必及也近十餘年來由捕盜選擢緩疏漏得罪者不勝計今君子以實政受顯褒宜當之無愧其又何慨焉雖然推君子之心則誠仁人之心也譬諸藥物有硝黃巴豆以攻邪氣去癥結又有土木之人參交趾之肉桂勾漏之丹砂以補養元氣葆固性命二者並行而互施廢一不可然而察之

于市硝黃巴豆之類不數十百錢而已足用人參肉桂丹砂之屬則所費不貲豈非以攻伐之劑賤且多補益之物難得而可貴耶夫上醫之治病也十去其五六徐以補劑調護其臟腑子穎欿然如有不足者安知非爲民之厚幸耶子穎郡司馬樹浦所專司視縣令之得以賢惠及民者有間然或偶署一郡一縣則志得行矣自今以往俾人咸稱爲良吏而掩其籌畫之名不亦善乎遂書以當臨別之贈

申拂珊副憲七十壽序

人咸言詩人少達而多窮又或謂嘔心肝擢胃腎非攝生延年術也是特就一二人言之耳烏足槩其全哉由唐以來詩大家香山放翁官未嘗不達而年近耄耋廬陵臨川皆至宰輔近人朱竹垞查他山聲官雖不高壽皆至七八十歲蓋天欲厚其傳非使之長年則撰著不富擬如名家之小者爭勝字句刪短幅寥寥遂欲與淵騷登壇首同其流播耶至爵位之崇卑又視其人之德之命足以兼之與否天固未嘗刻核軒輊于其間也拂珊先生家本山右後家吾邦少以文章冠同儕詩歌則精心結撰以成不蹈襲古人一字而典雅新栗同輩咸推之謂他山以後一人而已既舉博學鴻詞科不第

授中書舍人行走軍機處方休寧汪尚書任事時機務詔草皆

倚之先生中書選入軍機者必先生是諾先生曰可則用否則退凡所引拔或至大官而先生不以爲功操翰握管辯慎毋妄下一字以爲
國家太平百數十年
聖聖相承惟是敷教尚寬之一義足以固萬世不拔之基故凡所飭草皆以和平寬大爲本文成須布人莫見其用心之迹而冥昧之中所益者多矣以故先生年近六十遞舉三子人皆以爲陰德所致而先生自部留府擢少京兆爲大廷尉一登銀臺兩掌副憲仍不離軍機職星而趨薄暮而歸四十年中有如一日
天子亦知先生爲舊人先生獨自處夷然不欲與後進較官職暇輒拈韻本以詩歌自娛積成卷軸且數十冊惟其精神周衛

處繁劇故無難若夫性情之和適覩一切事輒足介懷則又詩
人多壽之驗也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爲先生七十初度晉芳
得偕揚之鄉人敬進一觴爲先生祝且作而言曰先生之功業
人莫能悉知惟先生自知之而又不肯宣示人莫若裒集詩稿
付之剞劂使後之覽者知先生襟抱所在迥出尋常萬萬也先
生笑而頷之且將以選事命余余乃以片言介先生壽且爲刊
詩張本焉